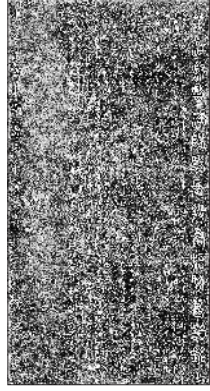


《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拓片(见左图),精心托裱后,悬于书房。原碑高过两米,拓片在逼仄的书房里顶天立地。《段治贤墓志铭》的书丹者是沈从文(见右图),他用篆书写了碑额,署名沈岳焕,用楷书写了碑文,署名沈从文。这一年沈从文19岁。

沈从文在芷江仅仅工作、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写下了这块碑,为我们留下了他的书法“处女作”,至今被人称道。他不是生于凤凰县、长于凤凰县嘛,为什么来到芷江,又为什么离开芷江?于是,他19岁书写的《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就成了文人书法的热点,也成了沈从文研究的新材料。

到芷江,是他艰难的选择。

湘西多山,道路崎岖,经济萧条,对年轻人而言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想要出人头地,一是考试升学,一是当兵拼杀。沈从文是在14岁那年去辰州当兵的。沈从文学业不成,勇敢、运气有余,军队给了他特殊的机会。毕竟是读过书的人,他担任司书,与司令部秘书官往来密切,他在姓文的朋友处看到了《词源》,与一同工作的人合订了一份《申报》,山外的世界在他的心中逐渐有了模样。当司书,需要一手好字,就是因为这手字,他才会军队机关担任抄抄写写的工作。



1919年8月,沈从文所在的“湘西联合政府”的“靖国联军”去四川作战,全军覆没。他作为留守人员自然被遣散,回到凤凰老家。不巧的是,家里一样惨淡。沈从文去芷江投奔堂舅黄巨川。黄巨川是芷江警察所的所长,让沈从文在警察所当了办事员,勉强糊口。沈从文一家与熊希龄一家也沾亲带故,他常去熊公馆看书,于是,就认识了芷江名流邓其鉴。

沈从文文质彬彬,有一定的旧学功底,邓其鉴就把沈从文收为书法徒弟。沈从文写字,是自学,靠悟性,邓其鉴是他平生所拜的第一位老师。邓其鉴是旧式文人,谙熟诗词曲赋,对书法的认知高人一筹。在邓其鉴的指导下,沈从文的笔墨更趋整饬、圆融,为他书写《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打下了



沈从文的书法“处女作”

艺术基础。

段治贤是何许人也,沈从文为什么会为他书写墓志铭?其中的故事曲折而离奇。

沈从文在辰州“靖国联军”当司书期间,芷江发生了一件事,时任芷江警备队队长的段治贤在率军清剿土匪的过程中,于芷江县西乡杨公庙地段遭遇土匪袭击,段治贤在战斗中牺牲。据史料记载,段治贤是湘西黔阳人,在武昌参加了革命军起义,因在战场上表现出色,提升为连长。湘西匪患严重,他被熊希龄推荐担任了芷江县警备队队长,开始围剿土匪。沈从文在辰州当兵,目睹过清乡剿匪的过程,看过数百人的人头落地。他对湘西匪情和剿匪的得失有深入的了解。段治贤在剿匪的路上倒下了,匪情没有得到遏止。因此,人们怀念段治贤,在他牺牲两年后,提议为他树碑立传。

民意不能违,芷江县政府支持,交给县警察所办理。撰写碑文,书写碑文,是文人的分内事,自然由邓其鉴和沈从文承担。饱读诗书的邓其鉴历时数周定稿,沈从文反复阅读碑文,领会文章题旨,书写数幅,最后选取其一勒刻上石。

1938年芷江修建机场,段治贤的墓地迁移到其他地方,这块碑下落不明。斗转星移,时代更迭,人们忘记了段治贤,自然也不会记得邓其鉴撰文、沈从文书丹的这块墓志铭。

1922年,沈从文离开了芷江,先到常德,后到保靖,在陈渠珍的队伍里谋生。对沈从文而言,这段经历非常重要,他接触到一些进步报刊,开始阅读《新潮》《改造》《创造周刊》,并尝试写白话文文章。他帮助陈渠珍整理收藏品,对古代瓷器、陶器、铜器,金石书画、古籍等,有了系统的了解和专业的判断。

眼界打开了,不再满足湘西的日子,1923年,他前往北京,开始自己新的人生旅程,成为名闻中外的著名作家、学者、书法家。

沈从文没有提到过他在19岁时所写的《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或许他觉得19岁时的笔墨幼稚,不值一提,或许,他在外面的世界漂泊,遗忘了一些往事。然而,湘西一直记得沈从文,并引以为自豪。20世纪60年代,芷江史村的一户人家知道沈从文已是声名远扬的人,看到被遗弃的段治贤墓志铭,便搬到家中收藏起来。1985年6月,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段治贤墓志铭》浮出水面,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名副其实。(摘自6月19日《文汇报》张瑞田文)

粟裕身后定为侗族将领

1951年10月1日,国庆节阅兵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国家领导人开怀畅谈。毛主席问粟裕:“你是湘西人,是少数民族吧?是不是苗族?”



粟裕(右二)等1955年10月1日于天安门城楼

粟裕笑着回答:“不是,是侗族。”

看粟裕外貌特征,确实与汉族人有差异: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特别是眼窝深陷。但是,一直以来,在粟裕的档案里,民族一栏填写的是汉族,将军一生以汉族自居。

1984年,粟裕去世后,他的家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到湘西老家进行了探访。

1907年8月10日,粟裕出生在湖南省会同县伏龙乡枫木树脚村。经过详细调查和识别,发现粟裕老家在很多地方与汉族习惯存在差别,如老家房屋由前厅、正屋、横仓楼三栋两层木楼房组合成二进式的独立院落,房屋坐东南朝西北,房屋建筑均为穿斗式梁架结构,雕梁画栋,飞檐翘角,极富有湘西民族特点……

1986年,会同县人民政府确认粟姓居民是由湖南通道县迁居而来的侗族。198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文批准同意恢复粟裕将军的侗族身份。粟裕成为新中国十大将中唯一一位少数民族将军。(摘自6月8日《周末》沈君芳文)

大德寺与一休

日本动画《聪明的一休》在中国家喻户晓。相比之下,大德寺却显得默默无闻了。

坐落在京都北部紫野的大德寺,是临济宗大德寺派的大本山。1325年,最开始由大灯国师宗峰妙超创立时,这里只是一座不起眼的小草庵,因为宗峰妙超在草庵内写了一块匾,上书“大德”二字,从此便被称为“大德寺”。

后来因为花园上皇以及后醍醐天皇对禅宗的倾倒,大德寺被定为“敕愿寺”,一时间高居众寺之首,名声大振。不久,大德寺遭遇应仁之乱,主要殿堂遭烧毁。尔后负责大德寺复兴重任的,便是一休。只不过一休在重兴大德寺时,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一休了。

聪明的一休小时候是位神童,大了、老了之后则是远近闻名的狂僧。他虽然被当时的天皇任命为大德寺住持,并为修复大德寺倾尽全力,但却从不曾入住大德寺,而是一直居住在京都市南部、

靠近奈良的酬恩庵。与一休同居在酬恩庵的,还有一位美丽的盲女“森侍者”。森侍者比一休年轻50岁,20多岁时在住吉大社的药师堂与当时已经77岁的一休邂逅,之后直到一休88岁去世,森侍者都一直与一休同居于酬恩庵内。

鸾舆盲女屢春游,郁郁胸襟好慰愁。遮莫众生之轻贱,爱看森也美风流。

老一休在汉诗里这样描述他与森侍者的风流韵事。与其他更加赤裸裸的句子相比,这首诗算是一休的风流情诗中最委婉的一首了。少年时代的一休,也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拥有过人生苦闷,并在21岁那年企图自杀,未遂之后,彻夜坐禅,忽然心灵顿悟。加上性情自由奔放,厌恶一切清规戒律,他从此为人行事更加无拘无束。一休酒肉女色,无戒不破,十分坦荡,保持表里如一的透明本色。(摘自《新周刊》2023年第7期 唐辛子文)

(上接第1版)“夏季达沃斯论坛作为国际沟通的桥梁,让世界听懂了中国的思考,也将世界的先进观念引入中国。沟通,是面临危机、风险和挑战的最好方式,通过沟通我们能够发现,和平与发展、公平与正义、合作与共赢仍是共同期盼和追求。”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刚说。

贡献新思路 释放潜力与动能

“塑造未来经济”“创新:势在必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领导力4.0:全球化新时代的成功之道”……细数历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从中可窥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新动向,也能感知扑面而来的新思路、新名词,不断给人们带来惊喜。

“夏季达沃斯论坛更加强调新兴行业、新兴国家、新型全球化,不论是论坛上高频出现的数字、绿色、低碳,还是新能源、新业态等‘关键词’,都代表了新的全球化希望,也是我国正重点发展的领域。夏季达沃斯论坛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说。

翻看本届论坛的议程,“直面挑战:在脆弱的环境中重启增长”“通力合作,促进能源转型”“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敌是友?”“亚洲制造业的复苏”“数字中国新蓝图”等话题均具有前瞻性。不少即将参会的嘉宾坦言,他们期待从这场世界性盛会中看清未来的发展新路径和新图景。

夏季达沃斯论坛天津筹备协调委员会副秘书长于鹏洲说,从国际形势来看,关于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的走势,各界均对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出的声音、释放的信号和带来的预期充满期待。

从白雪皑皑的瑞士小镇,到渤海湾畔的魅力城市,达沃斯提供了一扇“瞭望”的窗口,引领新技术、破解新挑战、提供新思路。

在论坛迸发的观点与碰撞的智慧中,历经十三届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见证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摘自6月26日《新华每日电讯》邵香云 白佳丽等文)

八里桥之战:法国军官盛赞清军

160多年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一场惊心动魄的京师保卫战(1860年9月21日)打响。清朝当时著名的军事将领僧格林沁亲自率领蒙古骑兵万人、步兵两万人在北京八里桥阻击仅有8000人的英法联军。战斗从当天的早上7点打到12点,清军挥舞着弓箭马刀,向拥有后装步枪及后装线膛炮的英法联军发起了猛攻。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数次冲锋,伤亡惨烈,以失败告终。

虽然清军将士表现英勇,但终因战法、装备严重落后而惨败,这就是著名的八里桥之战。《伦敦公报》记载的数据显示,此役英军伤亡31人,法军伤亡20人,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但估算清军大约四五千人阵亡,受伤者近万人。法军军官吉拉尔在《法兰西和中国》一书中,对清军的英勇做了描述:

光荣应该属于这些好斗之士,确实应该属于他们,没有害怕,也不出怨言,他

们甘愿为了大家的安全而洒下自己的鲜血。

经历战争洗礼的八里桥满身伤痕,在当年的那场血战中,八里桥的石栏杆、石狮子被炸毁,虽然经过多次的修复,但是依然可以看到枪炮给它留下的伤疤。现在的八里桥已经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2018年年底,这座将近600岁的八里桥全面禁车,开始修缮保护工作,雍正当年铺就的石板路重现于桥面。(摘自《观朝追梦:打卡北京朝阳文化秘境》,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